

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陈 纪 张杨子涵

[摘 要]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以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能够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当前,加强基层党建引领应当从基本要素、作用方式、功能发挥等方面提升社区韧性,由此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基本理路。在现实生活中,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区社会规范,以基层党组织服务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等,是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下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这一研究从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方面为当前认识和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城市社区;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5)02-0025-1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1]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和叠加重组。相较于传统的“熟人社会”社会关系而言,现代城市社会及其组成成员呈现出显著而深刻的变化。^[2]同时,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科技进步与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城市社会生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与挑战。^[3]社区韧性作为社区应对风险和灾害的一系列能力的集合,是社会系统内部可调动资源与资源调动能力的重要体现,^[4]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城市社会应急能力和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进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同推进研究”(23JZD032)。

[作者简介] 陈纪,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杨子涵,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科研秘书。

一步讲,当前以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加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对提升其风险管控能力及保障社会安全,进而对推动现代化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社区逐渐成为城市社会整合与治理的基本单元。^[5]相较于封闭性较强的单位而言,社区呈现出较高的异质性与开放性特征,其与社会各主体的联系也不再像单位制时期那样简单而紧密。^[6]韧性为缘起于物理学、工程学的概念,“社区韧性”是韧性在社会环境系统研究领域的延伸与运用。^[7]从发生学角度上讲,社区韧性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以衡量社区在灾害发生时所表现出的稳定能力、恢复能力与适应能力。^[8]当前学术界把社区韧性引入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韧性社区自身建设问题进行了众多研究。例如,从社区韧性建设的基本维度和面向、^[9]城市应急治理、^[10]安全系统构建^[11]及本土化探索^[12]等诸多方面,对其实现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弱化了社区韧性的内在能力属性对城市治理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促进作用。有研究者认为,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的属性,意指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变形后可以恢复至原来状态的一种性质。^[13]就城市社会而言,社会资本是社区韧性的一种重要指数。^[14]社区韧性作为城市社会应对其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能力属性,像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集中体现了社区自身应对各种风险和灾害时具有的稳定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等。究其原因,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社会资源,它们不仅可以主动调动社区居民自身参与应对城市各种不确定性,而且也能够以之调动城市其他资源参与各种应急或突发性事件。反过来说,倘若城市居民关系网络

松散、社会规范缺失、社会信任缺乏,这种类型的社区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时,将难以调动社区居民这一人力资源及利用这一社会资本调动社区内外物力、财力等其他资源。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是从内部资源与社会关系认识社区性质的基本要素。^[15]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是城市社区韧性的一种内在能力属性,从而在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方面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概而言之,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主要目标扎实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当前最为紧要的是如何提升社区韧性应有的能力属性及由此发挥社区韧性能力属性的积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社区外部主体及其行为因素的主动介入。文献研究和经验观察表明,社区韧性作为社区系统自身应有的能力属性,当前如何提升这种属性并由此促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这种社区外部主体及其行为的正向促进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拓宽基层各类组织 and 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16]为当前以提升社区韧性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进入新时代以来,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路径,对城市社区各类社会资源的动员、整合、强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力图从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这三大社区韧性要素着手,从作用方式上阐明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区韧性建设,剖析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对城市社会治理发挥的三大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下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其基本理路和实践路径如图1所示。鉴于此,我们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现阶段以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能够在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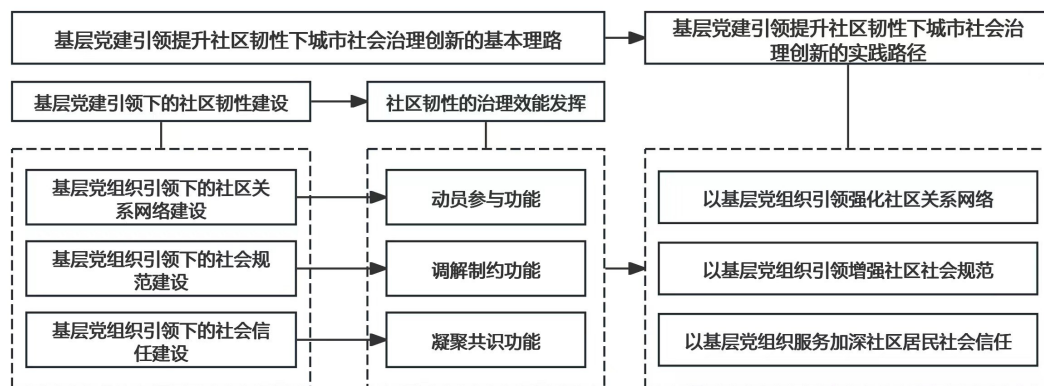


图1 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下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关系图

对各种不确定性方面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路

在现代化转型中,当前大多数城市这种社区的韧性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提升。现阶段,加强党建引领应当从基本要素、作用方式、功能发挥等方面提升社区韧性,由此构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种基本理路,这对于城市社会提升应急能力及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基本要素: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观察发现,对于城市社会治理而言,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社区自身能力属性,是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的三大要素。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运用其自身应有的韧性要素,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夯实必要的社会基础,进而采取有效治理行为增强城市社会应急能力及应对城市社会不确定性。

社会网络即关系,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直接或间接连结而成的社会关系,^[17]且具有信息获取等重要功能。^[18]当前,在

城市化人口大流动大融居背景下,城市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及群体之间社会关系,尚需借助外部主体及其行为因素的介入予以加强,这也意味着当前关系网络这一社区韧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这种社区韧性,不仅需要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应当在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意义的关系网络。并且,城市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借助于这种关系网络把多方主体组织动员起来,也需要以之为媒介获取那些与重要事务治理相关的各种信息。由此可以说,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有序的人类社会总是有着多种不同且相互影响的社会规范。^[19]通常而言,社会规范是集体行动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准则。^[20]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以法治手段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日趋成熟,但是以那些新生成的伦理、礼仪、习俗等为内核的社会规范,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仍有待充分发挥,这也反映了当前社会规范这一社区韧性同样有待进一步提升。作为实现社

会稳定的途径,道德性规范、契约性规范和行政性规范之间相互作用、缺一不可。^[21]在此意义上,当前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区社会规范这种社区韧性,就是要在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行政性、契约性、道德性等特点的社会规范,并且这些社会规范也应当是被多方主体共同接受的。进而言之,城市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借助于社会规范约束多方主体的参与行为,也需要以之为准则让多方主体达成一致的治理目标。由此可以说,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区社会规范,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行为标准。

依据社会信任的对象,社会信任可分为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和对熟人的特殊信任两种。^[22]在此意义上,多方主体之间彼此信任既包括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也包括熟人的特殊信任,这些都是社区韧性应有的能力属性。然而,在城市社会中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信任,及基于业缘、趣缘、友缘关系形成的陌生人信任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些也表明了当前城市社区居民社会信任这一社区韧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现阶段,以基层党组织服务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这种社区韧性,不仅需要强化城市社区熟人信任,更为重要的是,应构建和增进城市社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同样,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借助于社会信任提升多方主体参与的可能性,也需要以之为保障维系多方主体参与的可持续性。由此可以说,以基层党组织服务建设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作用方式: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建设

从社区属性角度看,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关键在于提升其内含的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这三大要素,这些成为当前以基层党建对之加强引领的主要任务。党建引领作为新时代

以来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核心内容,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为党员引领、组织建设与服务下沉等^[23]。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关系网络建设、社会规范建设,及以基层党组织服务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等,构成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的三种主要作用方式。

首先,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关系网络建设。在日常生活中,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加强社区关系网络建设,目的就是为了把社区居民之间及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组织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即强化关系网络这一社区韧性。一方面,当前社区党委及党群服务中心、红色业委会、党员先锋联盟等各自内设的基层党组织,针对社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型事务及合作型事务、协商型事务、分歧型事务等,应当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尤其要对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当地居民等主体参与以上公共事务治理发挥引领作用。正是在此过程中,能够不断强化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关系网络。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行动主体,党员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发挥着相较于其他内部成员更为显著的社会引领作用。^[24]并且,基层党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员也是当地的社区居民,借助于社区重要事务治理这一平台,从而对社区其他主体实现嵌入式引领,由此不断强化包括社区党员在内的多方主体关系网络。可见,以基层组织引领社区关系网络建设的过程,也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重大事务治理的过程,且在此过程中能够保障和实现社区居民的正当权益。

其次,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会规范建设。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政权建设的基础性环节,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与规范功能。^[25]这种社会规范包括基层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新时代城市社区发展建设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任

务的过程中,结合当地城市社区发展实际情况,为更好地推进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应当制定和增强的决策、制度、规定等行政性社会规范。同时,这种社会规范也包括伴随着社会组织兴起和壮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入社区群众日常生活及解决社区居民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对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组织予以引导,应当制定和完善章程、公约、协议、规定等契约性社会规范。此外,基层党组织应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要求,对伦理、礼仪、习俗等道德性规范予以制定和完善,由此实现社区韧性的提升。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基层党组织制定和完善的这些社会规范,也是在党组织引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最后,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会信任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在基层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服务职能。^[26]当前,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及由此成立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社保等民生方面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感不断加深,由此逐渐密切了城市社会党群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在以理性主义作为重要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其内部成员的相互信任通常以一定动机与共同的利益作为基础。^[27]在城市基层党组织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同时还能够促成社区居民之间产生并形成一些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利益。进而言之,针对基层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及由此形成的社区共同利益,有助于在社区范围内进一步促发和增强居民之间互动沟通、协同合作、共建共享等实践行为,而正是在此实践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让社区居民社会信任得以生成和加深。除此之外,基层党组织在为妥善处理社区卫生环境、民间纠纷、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方面所需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在很大程

度上有助于社区面临的各类公共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同时,在此过程中也能够促进和增强居民之间产生一些实践行为,而这些良性互动行为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等,从而能够让社区居民社会信任进一步加深。

(三)功能发挥:动员参与、调解制约、凝聚共识

对于城市社会治理创新而言,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这三要素应有的积极功能。以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这三大社区韧性要素,分别对城市社会治理具有动员参与、调解制约、凝聚共识等功能。这些功能发挥的过程既是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也是提升城市社会应急能力及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过程。

第一,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关系网络建设,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动员参与功能。在新时代共建共享共治格局下,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能够主动参与社区重要事务治理,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效的必要前提。有研究者认为,社区社会网络主要是指社区内部的邻里间关系。^[28]如前所述,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关系网络建设的过程,不仅涉及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多方主体,而且这种关系网络正是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型事务及合作型事务、协商型事务、分歧型事务等治理实践过程中得以不断强化的。并且,在社区重大事务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中大多数党员因自身社区居民身份而能够对其他多方主体实现嵌入式引导,从而让包括大多数党员在内的社区关系网络进一步得以强化。概而言之,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建设,最为关键的是要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动员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重大事务治理,尤其是要动员其共同参与到那些应急性或

突发性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关系网络建设,同时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动员参与功能。

第二,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社会规范建设,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具有调解制约功能。面对社区各种发展型事务、合作型事务、协商型事务、分歧型事务治理,需要形成一种被多方主体共同接受的社会规范作为统一的行为标准。如前所述,这种社会规范不仅包括以决策、制度、决定等行政性社会规范,也包括契约性社会规范及道德性规范。从现实生活角度看,当前由基层党组织引领而增强的社会规范不仅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纠纷等具有重要的调解功能,而且对治理行为自身也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功能,目的都是为了让社区重要事务得以有效治理,及更好地达到城市社会治理目标。进一步讲,充分运用社会规范这一社区韧性的调解制约功能,能够以有效的社会治理提升城市社会应急能力及应对城市社区内外部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社会规范发挥调解制约功能,并由此应对各种风险挑战。^[29]

第三,以基层党组织服务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凝聚共识功能。社会信任发挥着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共识等重要社会功能。^[30]如前所述,基层党组织在提供民生方面的服务及提供卫生环境、民间纠纷、社会治安、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的服务过程中,有助于间接地促成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之间产生社会信任。进一步讲,正是这种熟人信任和陌生人间信任的不断加深,让多方主体在维护和保障社区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有序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并且能够对城市社会治理达成诸多有益的社会共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以基层党组织服务加深社区居民社会信任具有凝聚共识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推进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同时,基于这种社区共同利益而产生的社会治理行为,能够有效避免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现象,让多方主体主动承担起各自应有的治理之责,更好地提升应急能力以应对那些来自城市内外部的各种不确定性。

三、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下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

如上分析,从社区属性角度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最为关键的着力点在于当前采取何种路径提升这种社区韧性,由此提升应急能力以应对城市社会面临的各種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增强社区社会规范,及以基层党组织服务促进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等,理应是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下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及由此提升城市社会应急能力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实践路径。

(一)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

长期以来,党的群众路线不断筑牢党的群众基础。^[31]事实上,在实践中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社区重大事务治理加以引领,在此过程中将多方主体紧密联系起来,不断强化社区关系网络这一社区韧性。这种关系网络因产生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之中而具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意义及由此产生的动员参与功能,能够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有助于提高社区应急能力,以应对来自城市社区内外部可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当前,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重在对社会组织的嵌入式联动,及其对具有生活意义的互动活动的创建。

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和嵌入式联动。^[32]这一方面,主要要求党员干部有机地

融入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组织之中,对当地社区涉及的各类公共事务治理实现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和思想引领等。同时,也能够促成社区党员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及社区居民之间有效联动,进一步强化社区关系网络这一社区韧性。有研究者指出,通过红色业委会、楼宇党建等具体实践形式,有效克服了社区体制下基层治理呈现出的行政化等趋向。^[33]在此意义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和嵌入式联动,还意味着有些社区党员能够直接嵌入到社区社会组织之中,组建并形成嵌入式联动组织,如红色业委会、党员先锋联盟、楼宇党支部等。概而言之,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嵌入式联动及嵌入式联动组织,由此强化的社区关系网络可以激发和动员基层组织共同参与重要事务治理,从而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重要条件。

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具有生活意义的互动活动创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区广大居民是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故以基层党建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不仅要把社区党员与基层组织之间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还能够把社区居民紧密联系起来。有研究者指出,家族网络有助于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地区宗族网络规模越大,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就越强。^[34]对于城市社会而言,难以构建起像农村那样的关系网络,但是能够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重要事务治理实践之中,逐步强化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意义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说,当前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具有生活意义的互动活动创建,从而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这些互动活动或公共事务治理中逐步形成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实际上,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多方主体参与的、具有生活意义的互动活动创建过程,既是社区多方主体关系网络得以强化的过程,同样也是激发和动员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基

层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

(二)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区社会规范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会规范,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社区多方主体之间逐渐形成行政性、契约性、道德性社会规范。这种社会规范应当被赋予发展意义和精神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调解制约功能,能够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定的行为标准,从而有助于提高应急能力以应对来自城市社区内外部可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当前,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会规范,重在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及社会组织工作和居民的精神生活。

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有研究者认为,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35]在现实生活中,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自身拥有的各种优势,为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调动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高质量发展。进而言之,就是要让基层党组织对参与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多方主体肩负起应有的引领功能。当前,为促进社区高质量发展,基层党组织不仅要社区多方主体肩负起发展性资源的统筹、配置、吸纳等方面的引领功能,同时还应当对社区多方主体直接肩负起动员、组织、协调、激励等方面的引领功能。事实上,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也是当前以基层党建贯彻和落实新时代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这一重要任务的集中体现。在此过程中,针对社区高质量发展实施并由此制定或增强的决策、制度、规定等行政性规范,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行为标准。

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工作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党组织的引领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资源拓展能力、项目服务能力、组织内部管

理能力。^[36]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组织工作进行必要的政治、组织、思想引领等。在此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将党和国家最新的精神原则、基本要求、重大决策、重要论断等深入贯彻到社会组织工作之中,同时结合当地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和增强社区发展方面的章程、公约、协议、规定等契约性社会规范。像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具有这种契约性社会规范的社会组织,其工作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社区发展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当前城市基层党组织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益成果为引领方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不断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在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居民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产生新的伦理、礼仪、习俗等道德性规范。这实质上也是对传统的道德性规范进行现代化转型,同样能够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新的行为标准。

(三)以基层党组织服务促进社区居民社会信任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强调信任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37]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以基层党组织服务促进社区居民社会信任,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社区多方主体之间促进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这种社会信任应当被赋予一定的民生服务和事务服务意义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共识功能,能够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基本保障,从而有助于提升城市应急能力以应对来自城市社区内外部可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当前,以基层党组织服务促进社区居民社会信任,重在以基层党组织引领民生型服务建设和事务型服务建设。

以基层党组织引领民生型服务建设。要以强化基层党建服务工作为切入点,加强对核心功

能的开发,提高横向与纵向的协调能力,完善直接与间接服务功能。^[38]在此意义上,推进民生型服务建设不仅需要基层党组织建立有效的媒介载体、方式方法、实践平台等对之加以引领,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对社区多方主体在统筹、规划、协调、资源汲取等方面的引领能力。同时,在各类民生服务上,基层党组织应当对社区多方主体制定针对性和精细化政策、建立民生服务共享机制、打造民生服务载体、构建民生服务格局等方面加以引领,由此切实提升社区广大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外,基层党组织应当对社区多方主体在强化自身民生服务理念、组建民生服务队伍、深化民生服务内涵、建立民生服务制度等方面加以引领。只有这样,才能让基层党组织引领更好地为城市社区提供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社保等优质的民生型服务。^[39]

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事务型服务建设。比较而言,以基层党组织引领民生型服务建设是为了加大服务资源投入力度及有效供给,而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事务型服务建设是为了对那些形式复杂多样、且难以解决的社区事务实现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整治。当前,基层党组织应从管理和整治角度出发,正确把握各类事务自身性质,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开拓各种有效途径,构建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对社区多方主体在卫生环境、民间纠纷、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事务型服务方面加强引领。同时,由于社区公共事务易引发居民之间及其与其他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还需要依据国家相关制度、政策、法律等,制定适合当地社区实际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正是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事务型服务建设的过程中,让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加深社会信任,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并且,以基层党组织引领事务型服务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多方主体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

四、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4]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提升社区韧性对于强化基层社会应急基础和力量,健全基层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社区韧性基本要素、作用方式、功能发挥三个方面看,其中,作用方式是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并由此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正是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关系网络建设、社区社会规范建设,及以基层党组织服务促进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等作用方式,能够让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社区韧性得以提升。此外,这三大要素具有动员参与、调解制约、凝聚共识功能,分别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行为标准、基本保障。这一研究从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方面为当前认识和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从学术价值看,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社区韧性提升,是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及由此共创美好生活的必然结果。结合研究,我们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社会转型,我国城市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区外部主体及其行为因素介入的结果,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针对社区各类重要事务治理而不断产生和提升的结果。可以看出,这

种社区韧性的提升是党和国家对社会进行主动引领的一种纵向提升,而非仅依赖于社会多方主体横向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在这种纵向提升的过程中也促动着横向建构,即在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下形塑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实践意义上看,以党建引领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提升社区韧性。结合文献研究和经验观察,本研究力图从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和嵌入式联动,及其对具有生活意义的互动活动创建等方面,提出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社区关系网络。从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社会组织工作和居民的精神生活等方面,提出以基层党组织引领增强社区社会规范。从以基层党组织引领民生型服务建设和事务型服务建设等方面,提出以基层党组织服务促进社区居民社会信任。实际上,当前如何对城市社区关系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加以提升的问题,就是要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其更具有针对性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解决当地社会资本如何进一步强化的问题。同时,这种社区韧性的提升产生于基层党组织充分运用自身优势,引领社区居委会、居民理事会、民间团体、志愿服务队伍等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自身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事务及其他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践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以党建引领提升社区韧性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16][4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2]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
- [3]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
- [4]Norris F H, Stevens S P, Pfefferbaum B. et al.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8(1-2).

- [5]刘建军.社区中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10-12.
- [6]汪仲启,张兰.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 [7]Wilson G.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s[M]. London: Routledge, 2012:10-13.
- [8]Bruneau M, Chang S E, Eguchi R T. et al. A Framework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and Enhance the Seismic Resilience of Communities[J]. Earthquake Spectra, 2003(4).
- [9]蓝煜昕,张雪.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20(7).
- [10]施生旭,周晓琳,郑逸芳.韧性社区应急治理:逻辑分析与策略选择[J].城市发展研究,2021(3).
- [11]段亚林.韧性社区:突发事件风险治理新向度[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2).
- [12]汪超,宋纪祥.共同缔造:社区韧性的一种本土化理论探赜[J].社会科学研究,2023(4).
- [13]Anna B, Domenico A, Gaetano M.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o quantify resilience of urban systems against disasters[J]. Natural Hazards, 2015(3).
- [14]Peacock W. Adv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Coastal Localities: Developing, Implementing and Sustaining the Use of Coastal Resilience Indicators: A Final Report[R]. Texas: Hazard Reduction and Recovery Center, 2010:1-148.
- [15]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J].天津社会科学,2010(3).
- [17]Mitchell J. (Eds).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 7-15.
- [18]James S. Coleman.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6).
- [19]林剑.社会规范领域中的义务与责任[J].学术月刊,2010(10).
- [2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王宇峰.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的演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5).
- [21]童星,罗军.社会规范的三种形式及其相互关系[J].江海学刊,2001(3).
- [22]Uslaner, Eric, M.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15-16.
- [23]何艳玲,王铮.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J].管理世界,2022(5).
- [24]王文彬,曹洋.中国治理模式变迁中的党员社会引领作用(2009—2019)[J].社会学评论,2023(3).
- [25]赵聚军,王智睿.社会整合与“条块”整合: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双重逻辑[J].政治学研究,2020(4).
- [26]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1).
- [27]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M].上海:三联书店,2020:82.
- [28]Jacobs, Jan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10-24.
- [29]Magill, Frank Northe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M]. New York: Fitzroy Dearborn, 1995: 1328-1329.
- [30]Simmel, Geor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317-320.
- [31]仰义方.党的群众路线的社会资本分析[J].长白学刊,2014(2).
- [32]唐文玉.分类嵌入:当前中国“党政关系”的一个描述框架[J].求实,2022(2).
- [33]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探索,2018(6).
- [34]李荣彬.农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治理之道——来自宗族网络的证据与解释[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5).
- [35]陶建群等.新时代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邵武实践[J].人民论坛,2023(4).
- [36]荣幸,李健.党组织嵌入提升了社会组织能力吗?——来自B市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1).
- [37]汪洋,赵晖.信任视角下“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审视[J].学海,2020(4).
- [38]刘蓝蓝.基层党组织怎样凸显服务功能[J].人民论坛,2018(21).

[39]王亚茹.民生保障获得感、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20(4).

责任编辑:陈 偲

How Does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Guid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Exploring Innovation in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Chen Ji & Zhang Yangzih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lead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hrough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ays a solid social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innovations in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Currently,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should reconstruct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terms of elements, methods, and functions, providing a fundamental approach for innovations in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In real life,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relationship network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enhancing community social norm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deepening social trust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through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services should be important practical paths for innovation in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to enhance community resilience.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s in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from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Urban Community;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